

看似轻淡却意义深远的一笔

——20世纪50年代广州城建领域的中苏交流

□彭长歆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确立同盟关系,开启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以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苏联对华开展经济技术援助,“一五”计划期间帮助中国建设156项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开展科技文教合作,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指导建设与科研,双方在文化交流、高等教育、科学考察等方面往来密切,推动新中国科技、教育事业的起步。同一时期,中国也广泛接受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一批项目落成。在此背景下,广州在城市规划及建设、建筑教育与科学研究等方面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指导,中苏建筑专家开展了广泛的交流。



1957年落成的广州华侨大厦(资料图片)

苏联专家与广州城市规划

19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城市规划模式的制度性输入,广州的城市规划编制转入国家规范主导的阶段。1954年上半年,广州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简称城建委)按照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逐步使广州由消费城市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城市”的方针,通过学习苏联列甫琴柯所著的《城市规划》及国家有关条例,在9个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同时编制了三个总体规划方案。1954年下半年,又在此基础上编制第四方案,确定把广州建设成为以轻工业为主的生产城市。此一轮规划是把苏联的规划定额指标直接搬用为广州的空间指标。

1955年1月,广州城建委将第四方

案向苏联专家及国家城建总局汇报,苏联专家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及规划定额指标偏大,建议压缩。据此,城建委于1955年内先后编制第五、六、七方案,这三个方案均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与前四个规划方案比较有了很多变化。其中包括:压缩城市规模及城市建设规划指标、空间结构维持城市成片向东发展的布局形式,以及工业布局调整等。不同于近代广州自发形成的商贸型城市格局,苏联专家确立了“城市规划服务工业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则,通过人口规模测算、严格用地功能分区、标准化市政配套定额等技术方法,重塑了广州现代城市规划的编制范式。

林克明与广州苏式建筑设计

苏联规划模式还反映在城市公共

建筑的设计上。1955年2月,按照国务院部署,广东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决定在广州筹办“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并兴建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作为展馆。鉴于林西在筹备华南土特产交流会上的成绩与经验,广州市市长朱光任命林西为苏联展览会筹建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展览馆的建设及布展工作。与北京展馆完全由苏联建筑师主持设计,以及上海展馆由苏联建筑师主导、中国建筑师配合不同,广州展馆因财力所限,在仅获拨款280万元的前提下,由林西提出由广州自行设计,苏方只派顾问的做法,获得市政府批准。

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由林克明主持设计,参与设计人员包括麦禹喜、余峻南、杨永棠、王绥之等。苏联顾问则由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主要设计人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担任。安德烈耶

夫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斯大林奖获得者及著名建筑专家,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设计中,他塑造了融合俄罗斯古典主义与古俄罗斯风格的宏伟建筑面貌。为完成广州中苏友好大厦的设计,林克明曾前往上海参观。在安德烈耶夫的指导下,他的设计方案融合俄罗斯古典主义的对称构图,并应用浮雕、雕塑等烘托建筑已形成的具有纪念性的建筑立面。该大厦落成后于1955年10月5日上午9时举行了展览会开幕式,1957年4月成为第1届广交会展馆,并在1974年广交会展馆改扩建工程中被改造,至今仍保存中央拱形大厅。

在中苏友好大厦落成不久,林克明赴苏联交流。1955年,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全苏建筑师协会的邀请,时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率“中国建筑学会访苏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系统地了解苏联在城市建设、建筑设计等方面的技术体系与管理经验,建筑学会理事、

广州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兼华南工学院教授林克明为代表团成员随行。代表团10月22日由北京出发,11月24日返京,前后历时34天,访苏期间恰逢全苏建筑师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通过参观、交流,林克明显然对苏联建筑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随后主导设计广州体育馆(1956年)和华侨大厦(1957年),将苏联城市公共建筑设计理念与广州实际相结合,塑造了独具特色的城市地标,并影响了同时期广东大量城市建筑的设计。广州体育馆可惜于2001年拆除,而华侨大厦至今仍矗立在海珠广场东侧,成为见证那个时代建筑艺术的重要城市遗产。

夏昌世、陈伯齐与中苏建筑教育交流

中苏建筑交流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筑教育重构与学科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即今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前身)以夏昌世、陈伯齐为代表,主动吸纳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筑教育与科学研究特点,开创了华南建筑学科的新格局。与苏联专家来华同步,苏联建筑师协会访华代表团最早于1956年9月21日来到华南工学院,代表团团长、协会书记处书记沙洛诺夫(Mikhail Sharonov)带领一个小组参观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并举行座谈会。苏联专家介绍苏联改进建筑工作的一些情况,在肯定同学们设计能力的同时,提出了经济问题考虑不周、新技术应用不够等问题。

1957年6月,中国建筑学会派出以周荣鑫为团长、赵深为副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一行10人,先后对苏联、罗马尼亚进行为期30天的访问,华南工学院建筑系副主任陈伯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陈伯齐早年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对欧洲建筑教育有着深刻的认识。访问期间,陈伯齐注意到苏联与罗马尼亚的建筑院校普遍实行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策略,并注重从体制层面予以保障,使得教师大量参与实际工程项目,他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反观当时国内的建筑教育存在教师长期

脱离设计实践的状况,为打破体制障碍,1957年12月13日陈伯齐结合教学需要,以及东欧之旅的感受,撰文呼吁学校中的建筑教师不应长期脱离实际工程项目,而应多参加实际项目的创作并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观点也推动了1958年华南工学院教学改革与建筑设计院的成立。

除了陈伯齐“走出去”的访问学习,还有夏昌世将苏联专家“请进来”的交流。1958年,苏联援华的建筑热工、暖通学者马克西莫夫(Г.А.Максимов)围绕“中国南方建筑降温问题”展开了一整套科研工作,1月至3月率队实地考察武汉、广州、南京、上海四市,调查典型的新建筑与古老建筑等。

正是这次南方之行,促成了1958年2月12日马克西莫夫与夏昌世在中山医学院工地的会面。据夏昌世自述,马克西莫夫在听取其屋顶隔热设计的介绍后,肯定了这一设计研究实践,并就屋顶隔热提出改进意见,在拱顶屋脊处增加出风口,利于拱顶内部的通风散热。夏昌世随即采纳其建议并付诸实践。

马克西莫夫返回西安后,他将夏昌世设计的一系列隔热、通风屋面为研究对象的实测与理论研究列为课题之一,并安排课题负责人开展持续研究。195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马克西莫夫派出南方热工实测调查组来到广州,在中山医学院、华南工学院开展拱顶的热工效果实测。课题组进一步尝试建立数理模型,用实测数据检验其准确性,把夏昌世性能实测与数据整理层面的经验,推进为可定量计算的方法。同时期,陈伯齐于1958年在华南工学院主持创办亚热带建筑研究室(今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并有林其标等青年教师以热工实测方法开展亚热带建筑研究。

发生在广州的中苏建筑交流距今已过去70年,在留下城市记忆的同时,为广州现代城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更留下了中苏友好大厦、华侨大厦等融入广州市民生活、具有丰富时代印记的建筑遗产,也在华南地区建筑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历史书中留下了看似轻淡却意义深远的一笔。

(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



标题是媒体的脸

我现在判断一家媒体是否可靠可信,是否主流,主要看其标题。如果标题缺乏一眼可见的新闻要素,将流量欲望置于专业之上,这样的媒体在我心中就会打上“不入流”标签。标题是媒体的脸,标题上背离新闻应有的透明、可见、诚实,就是把脸扔一边了。

有条新闻是关于“高铁座椅”与“HPV感染重灾区”的网传关联,其实只是一张来源不明的网络图片,图中“高铁座椅”被列为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引发公众担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李侗曾受访时称,网传图表信息不可靠,公众无需过度恐慌。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细菌甚至真菌,但HPV在环境中相对脆弱,很难有活病毒。HPV基本是通过性接触或皮肤密切接触感染的,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

这样一条科普新闻,很多媒体用的标题为《网传“高铁座椅成HPV感染重灾区”,是真的吗》,极少媒体用的是《“高铁座椅成HPV感染重灾区”不实》。显然,后者更可信,是对网传图片和数据的断言否定,标题传递的是确定信息。这种在一个事关公共卫生安全感、科学问题上隐藏确定判断的模糊议题设置,设置透明障碍,只会放大模糊,传染悬疑和不确定,形成“以疑传讹”的恶果。

很多“旧闻翻炒”多是以此类标题党作为信源,标题中无时间、无地点、无确定判断,只有模糊,在传播中为新一轮谣言创造源头。确定的事实模糊化处理,信息投毒,污染贻害无穷。



抗战后的第一本新诗选

今年是著名艺术考古学家、东方艺术史研究家常任侠逝世三十周年,他家乡举行了常任侠文学艺术纪念研讨会。其实,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身份:一位杰出的新诗人。全面抗战前,他就出版了新诗集《毋忘草》,抗战中又出版了《收获期》《蒙古调》等诗集。他的新诗标举“新古典主义”,尤以激情奔放、大胆感人的爱情诗著称。

不仅如此,常任侠还是一位慧眼独具的新诗选家和评论家。1943年7月,重庆南方印书馆出版了他和孙望“选辑”的《现代中国诗选》,虽然两人署名,但此书序是他写的,附录长文《抗战四年以来的诗创作》也是他写的。

书中不但选入了李广田、艾青、徐迟等名家的新作,更选入了力扬、陈迟冬、彭燕郊、杜谷等新锐的佳作。三十六个人的诗,有如三十六枝芬芳的花朵。因为用着争取自由平等而流的血,去浇灌培养的产品,所以显得那么灿烂,那么壮健鲜明。

当然,抗日救亡是这部选本的主旋律。常任侠声明:“我只是一个非常爱好(诗)的读者”,“我所举出的,多半是新生的不大被人熟知的作者”,确实,书中所选的诗、散文等人的诗作,恐怕新诗研究专家都不曾读过。《现代中国诗选》是全面抗战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诗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新诗选本中也独树一帜,不应被遗忘,就像常任侠自己的诗,也不应被遗忘一样。



人和鹰之间的信任

阿曼格勒德在木雕出生后不久,就将它带回蒙古包训练:“起初,我用皮绳系着它,控制它飞行的距离。每回它成功飞返,我便用食物奖励它。双方渐有默契后,我再一点一点拉长飞行距离;等彼此建立了足够的信任,我便解开皮绳,让它自由飞出去,再自行飞回来……”

第二阶段的训练,着重于模拟狩猎。驯鹰者会用皮革或羽毛制作假猎物作为诱饵,不断挥动,引导木雕练习俯冲、扑击与捕捉,此外,还必须确保它不会擅自吞食猎物。每一回放飞,都可说是人鹰之间信任的考验。

如今,一岁多的金雕卡特,已经能够精准地扑击狐狸和野兔等猎物了。木雕长寿,照顾得好,活上三五十岁也不稀奇。

阿曼格勒德笑道:“猎鹰到了五岁左右,我便会把它放归山林;否则,它一旦习惯于圈养生活,会失去在大自然中独立生存的能力。”



普利茅斯的一朵玫瑰

冬日里的普利茅斯,是所谓天使也不敢涉足之地,一个游客也没有。走到街上,老城的萧索让人周身起寒意。顶着风,去看那块著名的石头。四百多年前,从英国来的一百多名香客船行到此,摸着这块石头上岸。

铅灰色的海天,动荡飘摇。于是走回到街市里,在小城中转个来回,也不过十来分钟。走进一家咖啡馆取暖。午后小雪的天气,咖啡馆里热气腾腾,几个老爷爷在唱歌,唱的是爵士民歌。周围的几个桌子上,有人在看书,在电脑上写字,也有人在专心听他们唱。唱完一首,有人拍手。但他们仍自顾自唱。

这时,有个高高的英俊男孩走进来,身后的书包上神气轩昂地立着一朵玫瑰花。他走向柜台后的女孩。少男少女拥抱,两个人亲吻。玫瑰花从男孩的书包上转到女孩的手上。



她用一生爱中国

看了一本很多平台推荐的《符水与盘尼西林:战时重庆的医疗秩序与日常生活》,我留意到,这本书的注解里出现了伊莎白·柯鲁克的兴隆场田野记录:《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和2018年出版的《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抗拒——兴隆场(1940-1941)》。我便找这两本书来读。

了解伊莎白·柯鲁克写作这两本书的前因后果,可以参阅璧山(兴隆场所在地)作家张鉴的《信仰照亮生命——伊莎白与兴隆场》,更翔实的记录则见谭楷《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前一本书基本上讲清了伊莎白1940年在兴隆场的所见所闻;后一本书历时三年写成,正是这本书告诉我,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一群盎格鲁-萨克逊人(英国、美国、加拿大),帮助四川进入现代化。

伊莎白·柯鲁克1915年出生于成都四圣祠,这我是知道的。但所知不详,更没有把她与她的加拿大老乡尼尔德联系起来。最近因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读书会的白水来问我,我才终于把这三本书联系起来。

《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初版是1907年。主编尼尔德的大女儿黄素芳,1898年生于成都,她在CS(加拿大学校)当西方文学老师。伊莎白·柯鲁克小时候就读于CS。



把人生过成戏

以前,听得多的是“戏如人生”,而编完李修文的长篇《银灯照》,却感觉银灯剧社这一群汉剧人,是把人生过成了戏。

小说从一场漫天大雪和一个被强拆的剧社写起,让人读得激情溅起,又黯然唏嘘慨叹。小说的核心冲突,不只是剧团解散、生存难以为继的现实困境,更是“戏里人”与“世上人”的冲突与撕裂。元姥姥,梨园精神的经典代表,却不可避免是余晖斜照,永明、荣生、元旦、敏敏这些武生和旦角,哪怕龙套,一身唱念做打的本事,却被滚滚时代抛入泥潭。当洪水冲荡江城,拆迁集团步步紧逼,旧剧场摇摇欲坠,曾经光耀一时的银灯剧社,这帮只会活在舞台上的人,被迫走上四处漂泊的路。他们为糊口奔波,却又守着刻进骨血的梨园道义。

人物对照构成了小说巨大的张力。荣生、永明、元旦……戏台上他们演绎《挑滑车》《二度梅》,现实的恩怨、不甘、挣扎投射到戏台上的一招一式之间。作家把汉剧之美,完全融入叙事,戏不仅是小说的背景,更是人物的精神镜像。小说没有廉价的悲情,也不提供圆满救赎。时代浪潮席卷之下,艺人既无法固守旧日戏台,又难以完全消融于世俗。“戏子无家,一起唱戏的人便是家”,这朴素的梨园信条,在现实面前屡遭捶打。《银灯照》不止书写戏曲文化的式微,更是写大转型时代小人物的精神处境:当日秩序解体,人该如何守住立身的那一点本心与尊严。

【拒绝流行】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梅川随感】陈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昙花的话】尤今新加坡作家

【喧嚣之余】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座教授

【夕花朝拾】杨卓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知不觉】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随手拍】图文廖祖平



9月26日,广西龙脊梯田举行2026年百公里跑山赛,参赛者奔跑

于田埂之间,穿行在稻花香里,跑动的身影与金黄色的稻田相映成景。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